**III**

需要指出的是James和Bergson的最终统一实际上是包含在James的《心理学》的第十二章。我并没有指出是描述“意识流”和“真实绵延”相似性的第九章，正如我们试图证明的那样，有时候显而易见，有时是具有欺骗性的。在十二章的“概念”中，有关于James得出和Bergson相同的结论的一个具体的非常重要的观点：时间通量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困境。James可信地证明了，在分析一个具体案例的时候，尝试使用隔离和相互排斥的术语来表达时间通量的辩证性结构时，自相矛盾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时间流动性同时既是连续的又是离散的，既是单一的又是众多的，既在持久又在死亡，是记忆中的又是新奇的事物。当它们被雕刻成具体的时间经历和分离的概念和语句，所有的特征看起来都是矛盾的和相互独立的，然而在具体的直觉中，它们不但不排斥对方，而且一个是另一个的必要条件。James通过对身份概念及心理状况的分析完美地表达了这个事实。他还指出同一性的概念仅会出现在绝对不可逆的意识流中，在该意识流中，连续部分永远不会相同。这一观点看似荒谬其实有道理。这常常被忽略了因为人们默认为“相同的概念就是相同的感觉”。但在精神通量中没有回复且没有反复的心理状态。此外，如果我们对相同的对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精神状态，就不会出现对身份的判断。“同样的想法的再次发生能够彻底消灭任何事物的重复知识的存在。这是一个回到先前的状态的简单的回归，同时没有得到任何事物并且完全没意识到这个状态之前已经存在”。同一性的判断意味着认可；认可表示记忆活动将过去的想法带入当下；但“把想法带入当下”的努力却增加了新颖的元素，这导致了最初想到的想法和稍后认识到的“相同”的想法有所不同。这种熟悉的感觉，在刚认识到的“相同”想法中感觉到而在最初的想法中没有出现的，就是新颖性的区分因素。因此，尽管得到了认可，再现的想法在其中并不相同；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正是因为得到了认可。没有源于初始时刻的熟悉的感觉（Harald Hofding的“知名度质量”），没有认可是可能的。

这个具体的分析需要变得普遍的以便能真正解决时间问题。James没有指出过去的保留和现在的新颖性是分不开的，仅当过去是完整保留时，现在的新颖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才是可能的吗？记忆是同时保留和创建的，还有新颖性保留过去的行为也是保留前一时刻的行为？通过新的现在的出现，先前的现在不需要过去时的角色？然而，James没有把握住他对认可的分析的普遍和深远的意义。第九章对时间问题的一般处理肯定不如第十二章对具体问题的精确分析。该思想流理论肯定受到了Renouvier的离散概念的影响，该概念涉及到彻底的湮灭和随后的“从无到有的创造”。再此之后，James沿着Renouvier的观点，把连续性实践过程解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绝对的对过去的破坏，接着是非绝对的对现在的创造。事实上，由于现在的新颖性，过去的消失是相对的；两者仅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通量的两个同时发生的方面。努力获取他分析认可的结果，这能将James从赫拉克利特关于“消失和灭亡的时刻”的错误观念中解救出来。事实上James批判了Hume的联想主义，该观点把自我的连续性分散成一连串的原子感觉；他强调“同一性的核心贯穿于自我的成分”。但是，鉴于他过去绝对灭亡的理论，这个“同一性核心”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尽管他回忆说John S.在识别自我与记忆方面非常接近Bergson的动态个人主义，但他最终坚持认为 “过往的思想是唯一的心灵整数”。对于联想论者，对于James来说，现在的感觉才是真实的；确实，他在淡化其轮廓方面剥夺了其原子的精确的特性。这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在可感觉到的非瞬间的现在之前的整个过去被认为是绝对缺失的，即不存在的。

后来，在创造性进化的最初阶段，Bergson也指出了心理持续时间的持久性和新颖性之间的联系：“让我们观察最稳定的内部状态，即不动的外部物体的视觉感受。物体可能保持不变，我可以从相同的一侧，以相同的角度，在相同的光线下观察它；尽管如此，我现在的愿景与我刚才的想法不同，即使只是因为那个比另一个更老。我的记忆在那里，它将过去的某些东西传达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精神状态随着它累积的持续时间而不断膨胀：就像雪上的雪球一样，它继续自我滚动一般增加。”现在时刻和前一时刻之间的区别在于前一时刻的记忆，这使当前的时刻更加富于过去的时刻。显然，新颖性和过去的保留性是一个动态事实——时间的进展的两个方面。只有当这两个方面变得概念化时，它们才会显得互相排斥和矛盾。再具体的经历中，他们相互交融，一个不能在没有另一个的情况下发生；更准确地说，它们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名称。James去世十多年后， Bergson也掌握了有关矛盾的持续时间结构的基本真相; 但是，与James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一般意义，其在任何时间内都是有效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状态。James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甚至没有从他的同一性分析中得出明显的结论：如果没有完整的保存过去，时间的不可逆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类型; James，作为一名严格的经验主义者，选择了回避这一点。过去的整体保存很难以经验证明，尽管在这个方向上超强记忆的事实和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惊人完整的记忆都指向了这一点。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James受到“潜意识或跨界意识”研究的影响，才以Bergson的观点来推断过去的不朽性。Bergson和James关于持续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明显是多方面的，比乍看起来更复杂。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在被仔细研究时只是肤浅的，而且有些夸大其词的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过去的形而上学地位; 但即使在这一点上，詹姆斯在关于“概念”的章节中也接近柏格森的结论。詹姆斯对时间问题的严格的实证方法使他避免了任何违背具体而准确的内省的陈述。时间问题对他来说仍然是对时间感知的纯粹的心理问题。在分析和概括上增加一些努力可能会使他在1890年就已经解决了时间问题，并以更加批判的态度审视数学时间的概念。这就是Bergson的道路，他虽然没有立即，但是到达了整个传统的身心问题的重新表述，涉及到一种新的，令人费解的物质理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表明他的预感比预期的更为正确。

虽然William James没有看到波动力学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到来，但他活得足够久以见证物理学力学模型的崩溃。“在新发现之前，元素的永恒固定性的全部概念正在消失，”他在他死前最后一本中兴高采烈地写道，并且指出在否认不变元素的概念的情况下，所有试图将现象变化简化为静态已存在事物的简单组合和重新组合的尝试都是无理的。换句话说，时间的真实被重新引入到物质世界中，其所有后果都涉及多元宇宙的新颖性和不确定性。正如Bergson的“真实绵延”和原本纯粹的心理学最终成为宇宙尺度上的“创造性进化”，詹姆斯对“新奇永存的存在”的最终肯定，只不过是他的“意识流”的延伸视野。十年后，哲学家兼物理学家A. N. Whitehead得出了关于“自然的创造性进步”的结论，他在柏格森和詹姆斯发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尽管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柏格森和詹姆斯的“真实绵延”和“意识流”并非等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真正的根本区别在于过去的地位。正如詹姆斯将意识流定义为一种持续的消亡，在柏格森主义的“真实绵延”中，直接的过去只存在于“现在显而易见”的狭义范围内，整个过去仍然存在，过去的完整保存恰恰是时间不可逆转的条件。尽管詹姆斯也坚持过去的持续性和现在的新颖性之间的这种矛盾的联系（在他的《心理学原理》第十二章），但他并没有推广他的分析结果，以便将它应用于心理和心理时间的结构。只有在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詹姆斯才得出了一种与柏格森主义基本类似的过去概念，因此两者恰好将真实时间性的特征归因于现实。